

# 雨城夏日陽光下

□陶 然



宜蘭是雨城，一年中總有半年處在煙雨濛濛中。但我兩次到宜蘭，前一次是二〇一五年六月，這一次是二〇一八年五月，同樣是夏天，但竟沒有遇到風雨。一五年去的時候，天陰，太陽偶爾露臉；這次重去，太陽高照，天氣熱。問起當地人，他們笑道，所謂多雨，是指宜蘭冬季，冬雨連綿數月。如此看來，我確實與宜蘭風雨無緣了。

沒有雨，所攜帶的雨傘就無用武之地了。也好，省去雨天出門的麻煩。先去「幸福轉運站」看看，那裏是親子的地方，小孩子很快樂地隨大人鑽進「波波池」玩小球。而在外頭，一頭大象和一隻長頸鹿的造型吸引了我們，尤其是長頸鹿，高高地立在那裏，吸引許多人以它為背景，照相。

「丟噏噏森林公園」就在附近，這裏有九株由建築師設計的高達十四米的巨型鋼構「樹木」，除展現自然氣息外，也象徵著宜蘭舊名「九芎城」的意象。而畫家幾米繪本《星空》裏的飛天列車，也高高橫跨在樹木之間，引得遊人不斷取景。街對面，便是「幾米主題公園」，可惜正在修葺，我們只能隔着圍欄觀望一番。好在我並非粉絲，不然的話，恐怕真的會好懊惱。

再往前走，便是「宜蘭火車站」，有長頸鹿做標記。看上去明顯是小站格局。正在站前徘徊，碰見一個香港中年男人，搭訕了一下，得知對方是頭一回到宜蘭，他稱讚宜蘭純樸，沒有台北的喧囂。

午餐設在「駿懷舊餐廳」，迎面，一股濃濃的懷舊味道撲面而來，門口立着訂做的無敵鐵金剛、木蘭號、阿強1號人型公仔、台灣早期戲院售票口等等，一面吃着古早味的食物，一面四面望望，我見到



懷舊黑貓雲冰、駿柑仔店、老偉士牌鐵腳踏車、木桌、木椅、花布、紅磚牆、農耕用的曬穀車、石臼、蓑衣、上世紀五〇年代玩具、遊戲機、小零嘴、古董櫥櫃、老電視機、絕版公仔，以及老碗公等，充滿懷舊情調，令想來懷舊的人們不自禁地掉入當年的情景中去，流連忘返。

當然，更可貴的是老闆親民。吃飯期間，他赤膊穿着無袖背心，捧着一桶糖果，找有帶小朋友的桌上，分給小朋友，又調笑幾句。等他來到我們那一桌時，也照樣派糖，見我們來自香港，他又講兩句走音粵語，然後說，對不起，我就只會這兩句，多多包涵。糖果自然是小意思，我們不會在意。但是比較難得的是，那種誠意。或說，只不過是做生意的手法而已，有什麼奇怪？可是，有沒有心，有時也很重要呀。

相比較而言，在「紅樓」的晚飯，又是另一種風格。那飯館的氣派，果然不同。從侍者的服飾，到餐廳的鋪排，到上菜

的程式，都顯得有條不紊，令人感到舒適。加上音樂輕輕迴盪，更增加食慾。

我們點的是套餐「櫻桃霸王鴨五吃」，菜式依次端了上來：香滷鴨小拼、櫻桃鴨握壽司、片皮鴨卷三星蔥餅、三杯鴨骨煲、慢火白菜煲鴨湯。還有奉送梅酒一瓶。其間，女侍應還送上一張意見表，請我們方便時填寫。問題當然是例牌的，但他們精益求精的精神，倒是令人敬佩。這霸王鴨讓我想起在香港北京樓的北京填鴨餐了，北京填鴨除了片皮鴨之外，有甜醬、葱和黃瓜；這號稱全台灣最好吃的鴨餐，霸王鴨五吃，花式多些，只能說各有風味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霸王餐大概聲名在外，捧場者衆，而且像香港一樣，分兩個時段進餐，如果我們不事先訂位，那就只好向隅而泣了。

那天，我們去逛梅花湖，但見湖邊有一個中年人，孤獨地吹着色土風，那曲子悠揚，飄揚在周圍的上空，一曲又一曲，



有個在湖畔亭子裏乘涼的中年女人，走過去，放下紙幣，隨口問道，唱不唱歌？那漢子笑道，不會唱，唱不好。

既然如此，我們走上前去，看看電動車行，那裏車行一間接一間，雖說同行如敵國，但看上去，他們之間並沒有你死我活的爭鬥。我來到第一家，「六萬車行」，看四輪電動車，既然來到梅花湖，那就要環湖繞一圈了。如果走路的話，大約要一個小時左右，我們還是決定租車代步，踏上路程，沿着湖畔，左邊湖色盡覽眼底。開到一座橋邊，我們停下，踏上那座橋，走到湖畔，已經有許多人在那裏倚湖照相，只見紅旗飄揚，風輕輕拂來，非常舒服涼快。

再坐回電動車，沿途看見有好幾對中

## · 陶然

香港著名作家，現任《香港文學》總編輯兼《中國旅遊》副總編輯，著有《追尋》、《與你同行》、《一樣的天空》、《天外歌聲哼出的淚滴》等。



## 與眾不同 無悔今生 ——悼念文壇巨星劉以鬯隕落

□東瑞 瑞芬



歡的另一代表作《對倒》以複式結構書寫了中年男子和花樣少女不同的價值觀和香港社會現狀；他的《島與半島》將文學嫁接了新聞，造成異常真實的情境；他的《他有一把鋒利的小刀》將內心獨白與客觀敘述交錯並推進情節發展；他的《黑色裏的白色 白色裏的黑色》小說集將黑白兩色作為作品的不同意象熟練運用到人物、情節和主題中。他的一系列故事新編，如《寺內》、《蜘蛛精》、《追魚》等都注入詩化、現代化、人性化的元素。學不勝學，他的前無古人的勇敢實驗和創作努力，給予海內外文藝青年無限信心。有人說，劉以鬯的粉絲，都是年輕人！

尤其是最叫人們欽佩的是，劉先生不僅是成功的作家，還是出色的編輯家。表現在：用稿上文質第一，認稿不認人；尊重作者的文風，除了錯字一般不隨意更改作者文稿；當時未用電腦排版，劉以鬯都自己設計版面和劃版，尤其是星島晚報文藝週刊「大會堂」的版面，意念都很超前。再者，香港的報紙副刊內容，都要求通俗，以娛樂和消遣為主，劉以鬯卻敢於冒被炒魷魚的危險，邀約純文學作者寫文學濃度比較高的稿件，使純文學作品得以在工商業的夾縫中生存。編輯，有人只是當一份職業，像劉以鬯這樣懷有使命感的，還是比較罕見的。

劉以鬯和夫人羅佩雲情投意合、形影不離，是為人所稱道的香港文壇模范夫妻。為了讓劉先生專心致志地工作和寫作，劉夫人承擔了

家庭大部分工作。劉太照顧丈夫的生活起居堪稱無微不至，飲茶時為他夾點心，劉先生為讀者簽名時劉太太為他翻書頁並按住、方便他寫字。最感人的是劉以鬯先生早期每天寫十三個專欄，幾十年下來，剪報堆積如山，有的壓在箱底，都是靠劉太太慢慢尋找、發掘、整理和影印。劉先生有好幾部重要的長篇小說，如《熱帶風雨》、《香港居》、《吧女》都是靠劉太和一些熱心的朋友協助找到和完善書稿才出版、最後成書的。我們常常說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是有一位女性的支持，劉太羅佩雲女士正是這樣的女性，居功至偉。二〇一三年香港藝術發展局頒授傑出藝術貢獻獎給劉先生時，劉太親手奉送鮮花給劉先生，場面感人，全場起立，掌聲經久不息。大家都為他們牽手走過大半生、相濡以沫、互相扶持而感動不已、熱淚盈眶。大家都不會忘記，當時劉先生得獎感言是小思老師讀的。這真是不可多得的向文學藝術致敬的情書，劉先生回顧自己的一生，感謝很多人，最後幾句是：「特別感謝照顧我五十多年的太太，她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人生路崎嶇，文學路不易行但是我無悔今生。」

回顧劉先生的低調、謙虛也足為文人楷模。他寫那麼多，從不標榜寫了幾千萬字；他對自己著作的銷行、為讀者簽名的信心從不爆棚。他主編《香港文學》期間，將雜誌設計成直排、半彩色的風格堪稱報刊業界的獨一無二，獲得的讚賞口碑迄今依然不衰。但他只是默默工作，未見他標榜過。他辦刊物的作者群非常廣，絕對大公無私，德高望重令人敬仰。

文壇升巨星、出大師太不容易。當我們回眸一個世紀的香港和世界華文文壇，才驚覺文學路的坎坷艱難。有志之士漸漸發現劉以鬯及其作品的價值了，於是有了王家衛的從中取材的《花樣年華》和《2046》；黃國兆的拍攝《酒徒》；黃勁輝的導演《劉以鬯：1918》；央視和衛視拍攝的《百年巨匠》等。劉以鬯以大半生精心竭力書寫香港，我們香港是否應該為他做得更好呢？比如建立劉以鬯文學館也不為過，成為香港的一道重要美麗風景，既然我們都承認他是香港文學之寶。

## · 東瑞

香港作家，出版人。代表作有《雪夜翻牆說愛你》、《暗角》、《迷城》、《小站》、《轉角照相館》、《落番長歌》等一百三十八種。

## · 瑞芬

出版社董事長、督印人、香港華文微型小說學會總幹事。與東瑞合編《童年》、《父親·母親》、《良師益友》、《香港極短篇》等。



## 潔茹食記

### 冒菜

□周潔茹

我一直分不太清楚冒菜和麻辣燙的區別。也許只是串起來和沒有串起來的區別。串起來肯定是更麻煩一點，我是這麼想的，那麼多土豆片啊冬瓜片啊茼蒿片啊切啊串啊串啊切啊，需要多少人工。但是麻辣燙店好像要比冒菜店多很多，我甚至在馬來西亞的中國城都看到麻辣燙店，那麼熱的地方。

香港有沒有冒菜店？我真的不太清楚，就好像有人告訴我橋底有辣蟹，可是我連橋底在哪兒都不知道。有一天在網上看到新開了小麵店，在紅磡，就約了人去吃。一個小時找到那裏，要了一碗豆花麵，快要吃完才知道豆花麵不是小麵，豆花是豆花，小麵是小麵。就好像如果有人覺得我家鄉的銀絲麵跟脆鱸麵是一回事，我也是要叫起來的，明明有多一份澆頭嘛。我約的人是一位師奶，小孩上了學老公上了班，才有時間一起去找小麵，她倒是要的小麵，看起來也就是重慶版的銀絲素麵。

吃完了麵往港鐵站走，經過一間冒菜店，我說好可惜，應該吃這家的。她說再進去吃嘛。我說這樣好嘛？她說有什麼不好的？吃的自由還是有的。

於是我們又坐了進去，要了一碗大大的冒菜，花菜豆皮堆到滿，吃到快要哭，實在太辣了，也實在太自由了。成為一個師奶，不用打卡上班，又有錢花，是不是一種自由？肯定不是。多數男人給家用時候的表情都不是對的。一個成功男人腳下墊的，真的是一個犧牲了的女人，常識來的，多數男人卻是連這常識都不懂的。錢都是我掙的！男人吼道，你又掙了什麼？這個女人說不出來話，只好繼續埋頭擦地，衣服不能只洗一次，飯也不能只吃一餐，總有做不完的家事，孩子還要管教，又不是竹筍，自己會長成竹子的。

走出去嘛。我說，這種男人真是不能要。去哪裏？師奶反問，四五十歲再去拚職場？搏一把。我說，出來就是自由。怕是以後連吃的自由都沒有，師奶冷冷地說。只好埋頭吃冒菜，一邊吃一邊流眼淚，一邊流眼淚一邊大叫，再來一碟鍾水餃要加辣啊！



## · 周潔茹

作家，旅居美國九年，現居香港。著有《小妖的網》、《中國娃娃》、《你疼嗎》、《我們幹點什麼吧》、《島上薔薇》等。